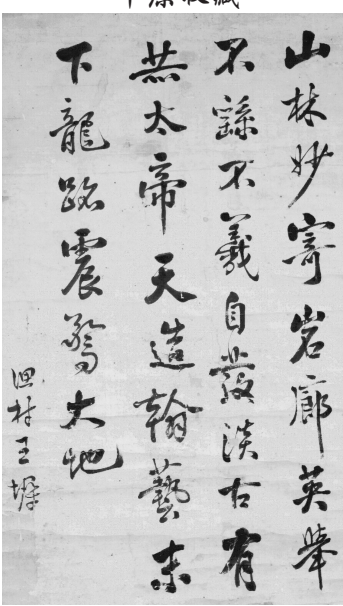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原收藏



王墀书法

王墀，清代乾隆四十八年(1783年)举人，字对宸，河南汝州人。官至滑县教谕。工于诗词，其诗词名于时，跌宕风雅，意不可一世，曾有《松云斋》于世。善于书法，其书法出入汉隶、魏碑、六朝及唐柳之间。抗心希古，取真为我，致力尤深。此书法作品，篇幅不大，字数不多，力求笔法、字法和章法之美，气势宏伟，有苍深之气。一笔一画，张弛自如，意在笔先，一气呵成，力透纸背、神定气足，字宇鼎立，稳如泰山。读之，给人以赏心悦目之快乐，使人有古雅、厚重、雄浑、阳刚之美感；给人以力争上游之力量，使人有高风、英气、正直、奋进之精神。正是，好的书法艺术之魅力就在于此。

王顺喜 供稿

微文

蹿红的“骑马舞”

阮直

韩国鸟叔歌手朴载相的《江南Style》伴随着他的骑马舞，成为新一代的“神曲”。这首歌不仅旋律摇摆，荧屏中鸟叔朴载相的骑马舞更是如袄袖子着火——紧得瑟，把小甜甜布兰妮都忽悠得坐不住了，也假装地骑上马背开始得瑟了。可在写这篇稿子之前却不知道《江南Style》是个什么意思，前边两个汉字老夫认识，可后边的字母“Style”就让我发蒙了。也许是翻译就这个水平，他也不解其意，就原文照搬，或许就成心让你一半明白，一半糊涂才更有魅力，但我要写文章就不能假装明白了。于是去百度，原来Style是“风”或“范儿”的意思，是韩国首尔南边一带富人的风范，难怪翻译不直译，说出来不如不说出来有意思，就像“假洋鬼子”会了几句英语，对中国姑娘就不称“陶小姐”偏要叫你“密斯陶”一样了。平心而论，在整容成风的韩国演艺圈，34岁的朴载相一副典型的土豪模样，荧屏中的他经常是一套西装革履跳着舞，唯一能提高他品味的也就是那副墨镜了。但就是那种“死猪不怕开水烫”的演唱架势，和类似骑马扬鞭一样的“舞步”却真的火了。平心而论，鸟叔朴载相的舞步没有丁点儿的艺术气质，甚至

就是马屁股都没沾过的人才那样感觉，才跳出那种不伦不类的舞步。当然舞蹈的语汇不必太似，但也不能太似。你就看朴载相那个袄袖子着火——紧得瑟，把小甜甜布兰妮都忽悠得坐不住了，也假装地骑上马背开始得瑟了。可在写这篇稿子之前却不知道《江南Style》是个什么意思，前边两个汉字老夫认识，可后边的字母“Style”就让我发蒙了。也许是翻译就这个水平，他也不解其意，就原文照搬，或许就成心让你一半明白，一半糊涂才更有魅力，但我要写文章就不能假装明白了。于是去百度，原来Style是“风”或“范儿”的意思，是韩国首尔南边一带富人的风范，难怪翻译不直译，说出来不如不说出来有意思，就像“假洋鬼子”会了几句英语，对中国姑娘就不称“陶小姐”偏要叫你“密斯陶”一样了。平心而论，在整容成风的韩国演艺圈，34岁的朴载相一副典型的土豪模样，荧屏中的他经常是一套西装革履跳着舞，唯一能提高他品味的也就是那副墨镜了。但就是那种“死猪不怕开水烫”的演唱架势，和类似骑马扬鞭一样的“舞步”却真的火了。平心而论，鸟叔朴载相的舞步没有丁点儿的艺术气质，甚至

人手机来了短信，她摆弄半天也打不开了，急着问我，我哪知道“爱疯”咋用呀。大众就是这个老妇人，多老了，宁可遭罪也都想随波逐流跟时尚。都市的大众就是一群文化坚守淡薄的群体，他们最容易放弃昨天的趣味，不假思索地喜新厌旧，满足于感官的刺激，却丝毫不耽溺于思考。看看报纸就算阅读，连期刊都懒得翻，有台电脑，苹果手机看看信息就足够了。但对于时尚风中的服装、发饰、音乐、手机、装饰品，甚至新名词是绝不落下半步的。大众的生活最怕无聊，大众最难忍受的是孤独，追逐流行的时尚就是不甘寂寞的一种最好方式，不论智力指数高低，不管财富多少，不讲你是贵族还是平民，流行打乱了原有的次序，流行抹平了过去的差别，在新的时尚与流行面前谁都没了原有的优势，你一度的拥有成了明日黄花，你曾经炫耀的资本变为昨天的请柬，与当下的时尚同步不是落伍。现代城市大众文化的舞步就是朴载相大叔《江南Style》的骑马舞，能得瑟起来就行了，特别又适合中国都市人的口味。骑马得瑟的这种流行的时尚文化在德国、在希腊、在北欧各国就没火爆的市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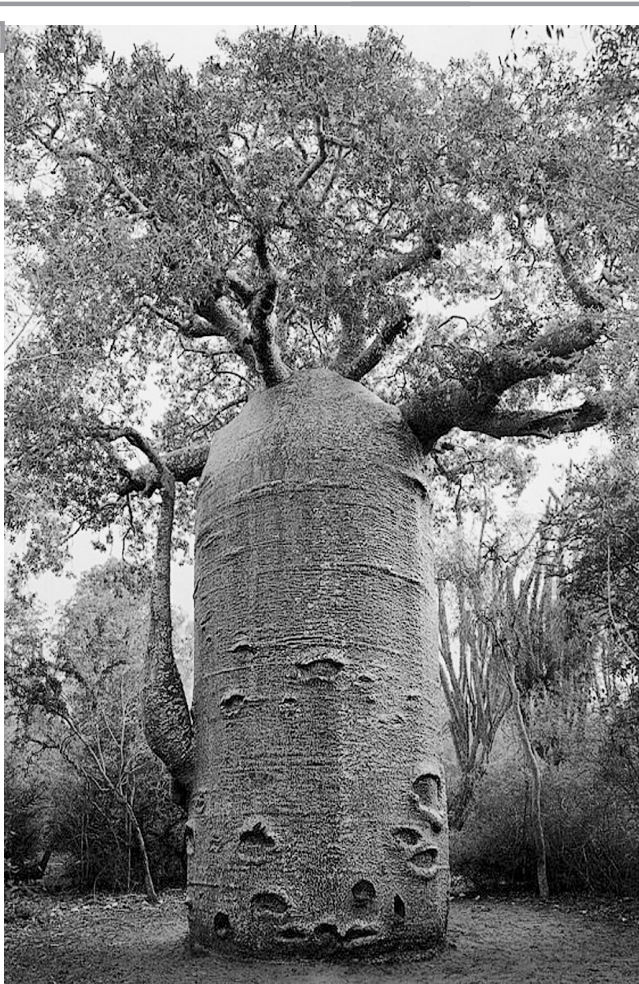
新书架

《留住手艺》

王晶

这本书记录的人物，或许将是日本最后一批传统手工艺者，他们和他们的祖辈千百年来取法自然，用树皮、藤条、篾竹等天赐之物编织布匹、打造工具、维持生活，由于工业化和全球化的冲击，这些精巧的手工艺技术濒临灭绝，匠人们依靠双手世代传承的宝贵记忆也终将无处安放，著名作家盐野米松二十余年来走遍日本，倾听和记录下了不同业种的匠人们的生活，本书选取了其中十六位手工艺人的访谈，系统而忠实地呈现了他们不为人知的处境和精细美妙的作品。

本书纪录片式地呈现了：最后的宫殿木匠，在心中供奉漆树的刮漆人，一百根芭蕉织出的一匹布，全日本最贵的源次锄，像一片竹叶的平田舟，150年保持同一形状的满山钩，从木中取丝的榫木匠，柳条饭盒，豆腐篮子……作者盐野米松说：“我是怀着一颗憧憬和向往的心灵，观望过匠人们做活的众多孩子中的一个，也是为这些职业不复存在而深感遗憾的一代人的代表。出于这种感情，我用了不短的时间和多次的机会，寻找采访了现存的一些工匠和他们的作坊。听他们讲故事，看他们视为生命的工具。”



时间的肖像(油画)

贝氏莫

小说

梦话跟现实一样

蒋寒

同学聚会是个阴谋，针对汤小婉的。 “嗨，你们信吗，汤小婉准不会来，她呀，现在眼里只有钱，哪还有我们这四年同窗好友！”陆琳琳依旧证明着自己的判断。 正是陆琳琳不断地向同学证明自己的判断，汤小婉才脱胎换骨的，汤小婉已非当年的“汤小婉”——吃饭秀气气，说话软声细语，给人印象，是个永远拿不出手色的角色。 汤小婉来了，开着豪车来的，进入大厅时，整个气场就被她贵妇般的气质压住了，几十双已被汗水洗得不再那么纯真的眼睛目瞪口呆，已经分不清是同学聚会还是为她开欢迎会了，掌声莫名其妙地响起来。陆琳琳的自尊再次被这意外的掌声淹没。 宴会开始，酒杯举起，昔日的欢笑从杯中流淌…… 一杯酒下肚，陆琳琳像突然患了失语症，她不信，传说中的那个“汤小婉”今非昔比，出落成一个个令人瞩目的大人物了。除了随身相伴的豪车，据说她还拥有了豪宅，且都是她自力更生的。 据说洁身自好的汤小婉至今还单身，同学们又一次目瞪口呆：怎么会呢？这个社会，就凭她？大家重新翻出她祖上三代白蚁一样的背景，仔仔细细地想了一遍，不可能啊，都是山里翻不起沙的蚯蚓啊！ 现实就是这样这艘弄人！人家汤小婉就这样真实地出现在面前了，怎么着吧，一齐将她弄死？大家还不得不心里酸溜溜地向她敬酒。 同学会嘛，总是人世间最幸福

的事情之一。 汤小婉没有设防，而大家对她的提防也渐渐放松，推杯换盏数圈下来，一个个同学也像熟透的葡萄，滚淌在地上了。 同学有的对着手机吼，有的对着手机哭，有的对着手机诉苦，有的对着手机大笑……社会舞台，浓缩在同学会上的景象原来是如此奇妙。同学中有一个女诗人，独自感慨。 女诗人的感慨没有引起同学们的关注，倒是汤小婉的电话，使周围的同学忽然鸦雀无声了—— “喂，先生您好！打扰了，这里是……妈的，挂了。” “喂，女士您好！打扰了，这……妈的，哼！” “喂，您好先生！打扰……哼！” 大家目瞪口呆地看着汤小婉伏案拨弄手机，旁若无人地对手机讲话，声音是那么响亮，是那么自信，当年那个说话怯怯的山姐的影子已经荡然无存，耳际只回荡着她的声音—— “先生您好，您的手机尾号是……” 陆琳琳伸手晃了晃眼前几个目瞪口呆的同学，悄声说：“这下信了吧，当年那个说话怯怯的山姐的背景，仔仔细细地想了一遍，不可能啊，都是山里翻不起沙的蚯蚓啊！ 现实就是这样这艘弄人！人家汤小婉就这样真实地出现在面前了，怎么着吧，一齐将她弄死？大家还不得不心里酸溜溜地向她敬酒。 同学会嘛，总是人世间最幸福

“好，那我就再问一句：论味质鲜美，甲鱼比鳊鱼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在外形上，亦是甲鱼与河蚌更为神似，但曹雪芹先生在创制这道菜的时候，为什么没有选用甲鱼为原料呢？”

“这个问题简单，连我都可以想到。”沈沈笑嘻嘻地接了话头，“甲鱼俗称王八，在古代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。这道菜既然是要彰显曹家的华贵，怎么可能以它为原料呢？” 姜山冲沈沈笑了笑：“你说得对。可现在的甲鱼因为其独特的营养价值，早已身价暴涨，远比鳊鱼名贵。在这道卓显富贵的菜肴中，不是以它为原料更为合适呢？”

“对啊！这甲鱼现在可是高档宴席中才会出现的菜肴，而且又是地地道道的淮扬河鲜，以它为原料，不仅不掉价，简直是名正言顺，再合适不过了！”

沈沈和姜山二人一问一答，你唱我和，倒似一对事先约好的拍档，可这几段话说得又确实有理。谁扬众厨全都面面相觑，一时无言以对。

良久，老者轻叹一声，诚心诚意地道：“你这几个问题问得好啊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你不仅洞穿了这道菜的做法，而且在能够原有的基础上推陈出新，在烹饪技艺上的天资灵性，确实让人佩服。我自叹不如！”

老者眼望屏风方向，对“一刀鲜”道：“我已经尽力，只是这位姜先生的才思厨艺，确实要高我半筹。”

片刻的沉默之后，“一刀鲜”缓缓道：“姜先生，看来我们之间的这场比试，是在所难免了！”

第八回 正是河豚欲上时

“一刀鲜”对姜山，这不仅在当今两大顶尖名厨的对决，更浓缩着两大家族数百年来恩怨。 主持比试的，仍然是主座中的曹家老者。

“姜先生，请您先随服务员到后厨选料、烹制。”老者对姜山说，目光在众人身上扫过一圈，郑重地宣布：“这次比试，双方所采用的原料为：‘百鱼之王’。”

老者最后四个字轻轻吐出，除了不明就里的徐丽婕之外，在座的众人都哗然，惊诧议论声此起彼伏。

徐丽婕拉着沈飞，迫不及待地询问。沈飞苦笑地吐出两个字：“河豚！”

连载

我说：“你搞了这么大的摊子，能忙过来吗，你爱人帮你忙吗？” 于根起又笑了，说：“她最近在忙着排练节目。”

“排什么节目？”我有些吃惊地问。 “县里最近要搞社会主义大院文艺汇演，三道河村代表镇里演出，她们弄了几个节目，开始没有人愿意去演。前段我老母亲刚去世，我爱人怕村里人笑话，也不想去。后来我跟我爸说，你去吧，老人活着孝了，人死了，咱们家也没有那些说道。你要不带头，大家谁还能去？她才去了。”于根起说：“对了，哪天有时间你和周处去看看，再有几天就要去县里演出了，也给你们提点意见，指导指导！”

我和周处都笑了：对文艺我们是外行！ 正在这时，村长刘洪尚和村里的会计来了。三道河村离镇上4公里路，看来是于根起特意通知他俩过来的。

村长是个小个子，山东人，没有山东大汉的体魄和豪爽，却也不乏农村人的机智和幽默。我知道，他和根起是小学同学，两人工作配合得很好。我问村长和会计：“你们现在忙啥？”

村长说：“这段忙坏了，到年底了，村里的账要算。镇里今天要这个数，明天要那个表的。还要领着村里的一帮妇女排节目。不像他，”他用目光扫了一眼于根起，“整天鸡巴忙自己的事。”

这老俩口子，刚见面就吵了起来。 村长刘洪尚 对村长刘洪尚的攻击，书记于根起立马就进行了反驳：“我不像他，村里什么事都管，连村民没钱借钱都找他。”

我不知道于根起话里面还有什么内容，也发表自己的看法：“村民真要的是没钱过日子了，我们村干部不管谁管？只要是老百姓的事，村干部也得多关心一点。这也是对的。”

洪尚沉默了，不再说话。 于根起的话让我心里突然产生了警觉：法院搞起来的。”于根起说：“也就是刘洪尚，换我根本就不认这个账！”

“不认账行吗？”我说，“盖了公章就具有法律效力，谁当村长债务都有连续性的。”

不过这事让我心里突然产生了警觉：法院搞起来的。”于根起说：“也就是刘洪尚，换我根本就不认这个账！”

于根起和我说话时，很理直气壮的样子：“借钱那小子跑了。被借钱的村民也拿着借条找过我，让我赔偿。我和他说，你好好看看借条，我在上

眼睛

无信号

孙道荣

车子拐了几道弯，进入山区，路边的树林，越来越茂密。导游小胡站起来，对我们说，十几分钟后，就进入景区了。再次跟大家重申一遍，这个景区尚未完全开发，手机信号还没有覆盖，也就是说，大家的手机，马上就没有信号了，整个上午的游览过程中，一直不会有信号，所以，请大家提前做好准备。

来之前就已被告知，旅行途中，将有半天可能是没有信号的。都什么年代了，再说，这也不算什么偏僻之地啊，竟然还有信号没有覆盖的地方，真是不可思议。牢骚归牢骚，现实还是得面对，大家都赶紧掏出了手机。

同行里面，有几位老总，急着给各自的办公室主任或者秘书打电话，吩咐交代一番。更多的人，是忙着给家人打电话，一是报平安，二是告知家人，自己的手机马上就要联系不上了，是因为景区没有信号，让大家不要担心。出门在外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家，最牵挂你的人，也是家人。有个小姑娘，看样子刚刚恋爱不久，这几天，一路上都在不停地打电话，声音压得跟蚊子似的，也不知道都说了些什么。热恋之中的人，短暂的分离，也难以忍受。现在，即将进入无信号区了，整整半天两人将无法联络了，小姑娘不停地向对方解释着，言语里透露出无尽的相思和无奈。

我也给老婆打了个电话。 车子翻过一个山头，有人惊呼，手机真的已经没信号了。大家掏出各自的手机看，果然，都没信号了。车厢里，经常冷不丁冒出来的铃声，全都消失了，我们真的与外界失去了联系。短暂的骚动后，大家都将目光移向了车外，车窗外，群山向我们敞开了它的怀抱。

我们的旅程，正式开始了。 说实话，这个景区并没有多少特别的地方，与我们曾经游览过的名山大川比起来，几乎没有任何特色。但其中的很多人，第一次打开了胸腔，享受着唯深山才能呼吸到的清新空气，真明亮，真畅快啊。大家抬头仰望望着蓝天，多么蔚蓝，多么清澈，这是我们这群在城市里生活的人们，久违了的天空。

最意外的是，我们这个小分队，第一次变得这么紧密。前几天，虽然也是在一路观景，但总是三三两两，松散而凌乱，有人总是自顾自跑在了前面，有人动辄坐下来玩手机，有人则落在后面，叽叽咕咕地打不完的电话。我们虽然是一个集团的，大家在一起相处也好几天了，还有几个人照面互不认识。大家原本各自的生活圈，即使组成了一个团，也仍然各自活在自己的圈子里。在信息化时代，即使你远在天涯，一部手机，就会像风筝的线一样，将你紧紧地系住。

在一个泉水处，我们围成一圈，席地坐了下来。一位老是板着脸在打电话下指示的老总，这次竟然给我们讲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笑话，将我们逗得前仰后合。各自的话题就打开，泉水裹挟着凉风，穿插其间。多么轻松惬意的时光啊。不知道是谁忽然幽默地冒出一句，手机没信号，会不会耽误事情啊？他的话一出，就遭到了大家的“数落”，难得半天没有信号，就让我们尽情地自由一回吧。有人指指脚下的大地，你看着，地球不是在照样转动吗？

我们还第一次合了影，所有人都笑得无比轻松，无比灿烂。 那是我们此行，最自由，最愉快，最放松，最难忘的一个上午。

后来，有人悄悄告诉了我一个秘密，其实那个景区是有信号的，只是导游随身携带了一个便携式信号屏蔽器，将我们一行的手机信号都屏蔽掉了。据说，这是集团为了让我们能够彻底地放松一下，而想出的主意。

这个秘密是否属实，不得而知，也没必要去弄清楚。不管怎么说，那个没有信号的上午，解放了我们，让我们领略到了久违的没有束缚，没有牵挂的自由，看到了没有认真留意过的风景，也感受到了团队的快乐，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。



罗子沟下派纪实

韩伟冬 著